

略述康熙《全椒志》中有关 吴敬梓先世资料

陈 美 林

笔者于一九七〇年开始搜集和研读有关《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资料，于其故乡安徽全椒志书也曾注意及之。一九七一年得汪开模先生提供线索，于安徽得见康熙十二年蓝学鉴等人纂修的《全椒志》（以下称蓝志），其后又在南京图书馆见到蓝志的油印本。其中，关于吴敬梓先世资料颇为丰富，较之胡适于一九二二年撰写《吴敬梓年谱》时引以为据的一九二〇年张其浚等人纂修的《全椒志》（以下称张志）为多为详。张其浚在纂修《全椒志》时未能见到蓝志，他在序中就说：《全椒志》“自康熙年间蓝君学鉴成书以后，久未续刊，迄今二百余年，文献时虞失坠，遍求蓝志刊本，亦未即得”。除蓝志、张志以外，尚有金仲和于同治八年纂修的《全椒志》，但张德霈在序张志时曾说“金仲和茂才续修而未成书”。笔者曾于南京大学图书馆阅其抄本，金志所载多为嘉、道两朝人事，于吴敬梓及其先世事迹，所志极少。因之，在目前现存的三部《全椒志》中，蓝志对于研究、考察吴敬梓家世的参考价值最大。笔者曾据其所志、所辑的资料（如李霁所撰《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国龙）墓表》等），与其它材料（如程廷祚、朱绪曾、陈作霖等人著述）相比勘研究，增补出胡适《吴敬梓年谱》中所少列的吴敬梓一代先人姓名（吴聪），纠正了胡谱以吴霖起

为吴敬梓生父之误（其生父应为雯延，霖起只是他的嗣父）。拙说详见《吴敬梓身世三考》（载《南京师院学报》一九七七年三期），此处不具引。“三考”一文结论，曾为此后出版的几种有关吴敬梓的著作所引用，蓝志也为一些研究者所注意。但其中有关吴敬梓先世的大量资料，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

蓝志之所以辑录吴敬梓先人事迹特多，其原因有二：一为蓝志纂修工作，吴氏族入参与者甚多；原因之二，他们强烈要求多多采辑本家族事迹入志。蓝志纂修为蓝学鉴、吴国对，蓝学鉴是全椒县令，实际主持纂修工作者当为吴国对，而国对却是吴敬梓曾祖。《全椒志》编辑人员的吴晟，校阅人员中的吴旦、吴勗、吴升、吴昱、吴景，分辑人员中的吴暹吉，都是吴敬梓的祖父辈。吴国对作为纂修者之一，曾向蓝学鉴要求，将其“三兄”吴国缙的“揭帖之稿”、“呈稿、札稿”，以及“亡弟”吴国龙的“奏疏”，或全文“录入”或“摘而录之”（见《复蓝父母修县志书》）。因而，蓝志中采辑吴氏族人事迹极详，收录吴氏族入作品很多。尽管吴国对认为“是书成，在邑乘可为佳乘，入国史即为信史”（同上），但却有乖于修志要求。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倒为我们研究吴敬梓的家世提供了极为丰富、在目前又无足以代之的资料。当然，蓝志的局限性还不只限于此，它为后人所诟病者尚有其它种种不足，如吴承志在序张志时就说：“康熙朝蓝志刊行，其时适清奠鼎初，禁忌律严”，因而于“抗节跣行者，蓝志乃畏避削去不道”。象这类问题，因与本文所述无关，不去详论。

蓝志所提供的虽然只是吴敬梓先人资料，而未曾涉及吴敬梓本人（修志时敬梓尚未出生），但吴敬梓十分重视自己的出身门第、祖风世德，在《移家赋》中就自诩“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夸美“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

羹”，在词作《乳燕飞》中也以“家声科第从来美”而沾沾自喜（当然，这种思想意识并不是他的世界观的全部，然而却占有一定位置），因而了解他先人的生平事迹、思想言行，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吴敬梓的思想及其创作，也是很有必要的。

蓝志所提供的吴敬梓先人资料，有吴凤、吴谦、吴沛、吴国鼎兄弟五人、吴旦等人的传记，其中高祖吴沛、曾祖吴国鼎兄弟五人（国对为志书纂修者除外）的传记较张志详尽。除此之外，还辑录了吴敬梓曾祖辈一些文稿、奏疏，收录了他们不少诗作。现仅就辑录的文稿、奏疏略作介绍。

由于吴敬梓曾祖辈五人，四人中了进士，大都出任教职、言官，如吴国缙做过江宁府学教授，吴国对做过顺天学政、福建乡试主考，吴国龙虽大多任职言官，但也曾做过山东乡试主考。因而他们关于教育、科举方面的言论颇多，很值得注意。他们极为重视教育，认为不但士子要学习，帝王也要学习，而且认为封建帝王之学与一般儒生之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吴国龙就说：“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儒生之学记诵章句、训诂文艺而已，帝王之学道在务其大者、功在务其要者”（《仰观璇学之勤谨献芻蕘之言疏》）。吴国对更进一步阐明在封建帝王之学中，开代帝王又与守成帝王有所不同，并且提出“选儒臣”、“审大义”、“广进见”、“弘纳受”、“复制度”等六项建议，认为它是“集古酌今，窃于圣学不无少助”的重要措施，希望福临能够采纳，并“辨其为帝王开代之学，以接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传”（《圣学》）。对于士人的教育，他们也同样重视，认为教育是选拔人才、从而使之治理天下的根本措施，吴国龙说：“天下之治在民安，民安在吏善，吏善在士良，士良在得师以育之”（《重修学宫记》）。他还主张广开才路、严格选拔，认为要“用之在严，收之在宽，入泮冀成大学，拔之者十，得之者五”，应该增加“入学”名额（《请增入学科举名数呈》）。吴国对也同样主张要“广开贤额，博采真才”

（《制策·对》）。吴国龙还对顺治丁酉（十四年）科场案以来，内外帘官“苛责于字样点画之间”，而不注意遴选“博古通今、学问渊深”之士的作法，深为忧虑，特写有《请议科场则例疏》。此疏在某种程度上从特定角度反映了丁酉科场案以来，应试士子与主试官员震慑于封建统治者以文字罪人而惴惴不安的情景，颇足为研究清代科场案以及文字狱者参考，故全文录出附于文后。另外，吴敬梓的高祖吴沛，虽然毕生专攻儒业，但“七战皆北”（《吴沛传》），终生只是一名穷秀才。但他教子有“方”，将五个儿子做了分工，命次子国器专“任家政”（《吴国器传》），其余四子以全力攻读制艺，先后考中进士。吴沛教子写作八股文，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揣摩的经验。他曾将八股文的写作方法，总结成十二条，分别写成《题神六秘说》和《作法六秘说》。这对于我们了解《儒林外史》中描写那些终日讲究“揣摩”制艺文作法的读书人生活情景，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是研究制艺文写法的一篇难得的资料，也全文录出附于本文之后。

吴氏族人中还有历任言官的，言官职掌拾遗补阙，因而必然有所建言。如吴国龙先后任职工科给事中、河南道监察御史、礼科掌印给事中，“屡历言官，奏议逾十数万言”（《吴国龙传》）。就蓝志所采辑的吴国龙奏议、疏稿而言，其重点在于财赋、钱粮、赈灾等方面。例如他认为钱粮征收名目过于繁多，无助于稳定朝野上下的局势，在《钱粮赋役疏》中说：“切惟今日急务，最以钱粮为重。第民不苦于征收，而苦于款项之杂；兵不苦于战守，而苦于拨饷之虚。至于国计未尝苦于匮乏，而苦于出入多门，不得收安上全下之效也。”他还认为“今日百姓之苦，不苦于正赋之征输，而苦于荒逃之摊派，一人而当数人之差，一年而竭数年之力，有司自惧处分，惟知敲扑小民，勉强赔累，日致逃亡”（《蠲所当蠲请蠲荒以存穷黎疏》）。这些言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小民所负担的

苛捐杂税极为沉重，以致逃亡现象日趋严重而普遍。对于此种状况，他认为是极不利于封建朝廷的长治久安的，因而提出杜绝“加派私征，讼狱诈害”的种种措施，希望能使“官贪吏纵之风可止，而民穷盗起之祸可息”（《直陈民穷之由疏》）。另一方面，他又竭力倡办赈灾，务使“流离在他乡者，知本地有米赈济，渐思各返故乡，不至终为流离之人及久聚不散之患”（《请议截留漕粮以拯灾黎疏》），目的仍在于防止“民穷盗起”。于此，吴国对在《救荒末议》十二条中的“禁抢夺并造讹言”一条中说得更明白，他说：“抢夺，即小盗也。小盗者，大盗之渐也。严治抢夺，则小盗绝；严治小盗，则大盗消。涓涓江河，乌得以小慈滋大忍哉。至讹言动，早立法以定人心，又禁盗之先着也。”虽然他们倡办赈灾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从他们这些奏疏文稿中也多少反映了当时灾民的苦难情景。

全椒吴氏自从吴沛专攻儒业、吴国对兄弟五人四成进士以后，即成为广有田地、房产的官僚地主世家，他们在攻读制艺之余，一方面倡言忠孝、重视礼乐；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萌芽势力极为仇视、百般抵制，以维护自己的封建门第。这些，在蓝志辑录的一些资料中均有表现。例如吴沛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贺约正接受不孝呈词书》）。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其父吴谦忌日恰与其诞辰为同一天，因而每逢自己生日，他总是“哀不举觞，并不受诸子觞”（《吴沛传》）。吴国鼎也能克尽孝道，“亲或色有不怿，即长跽伏地，不命不敢起”（《吴国鼎传》），其妻姜氏也孝顺公婆，“内堂以上，无不曲得其欢”。其余如吴国器、吴国缙、吴国对、吴旦均有孝行，不一一列举。吴国龙还重视“冠昏”之礼的研究，对“冠礼”、“昏礼”、“丧祭”都有所论说。总之，他们极为重视封建孝道和封建礼制。与此同时，他们对封建经济内部所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势力却十分反感。他们不满

商人，吴国对《救荒末议》十二条中就有“革奸商”的措施。他们反对利用水利资源开设磨坊，吴国缙就上书县令、藩台，认为磨坊的开设破坏了风水，请求将其“尽行撤毁，永远封禁”（《禁止石瀨水磨呈》）。他们还反对开矿，吴国对就上书县令、制台，认为“矿利无一而矿害有百”，要求“张示严禁”（《复蓝父母禁开矿书》）。

从蓝志所辑录的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吴敬梓先人上述的种种之思想言行。这当然远不是他们的全部言论，但这在目前也是仅见的。而他们这些言行，可供我们研究、探讨吴敬梓思想言行，有哪些是接受其先人的影响，又有哪些是扬弃其先人的教诲，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全椒吴氏颇有治诗传统，如吴沛有《诗经心解》、吴国鼎有《诗经讲义》、吴国缙有《诗韵正》，吴敬梓自己也写有《诗说》。他们不但研究诗，而且也写诗。但可惜的是，吴氏族人的诗作留传下来的不多。解放后，范宁先生根据孙楷第先生所藏吴敬梓族兄吴槩（青然）的《咫闻斋诗钞》（抄本），选录吴槩诗作十四首，发表于《文学研究集刊》第四册（附于吴敬梓《金陵景物图诗》之后）。其余吴氏族人的诗作尚未之见。蓝志中收入不少，因而予以辑出。在这些诗篇中，除抒写个人情怀、吟咏全椒景物的篇什外，还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农事生产、农民在灾荒岁月中的苦难，以及富有之家不肯输粮赈灾的情况，值得我们重视。此外，也有一些宣扬封建孝道、肯定镇压农民暴动的封建官僚的作品。同他们的奏议疏稿一样，这些诗作有助于我们了解吴敬梓先人的思想。现将辑录的诗作另行刊布。

附录一

请议科场则例疏

吴国龙

窃惟科场大典，朝廷以资取人，则立法不得不严。然所严者，首重贿营关节，应当从重处分；次则体式违例，亦宜分别议处。至原无清弊而字句偶尔差讹，应从轻典。即如诸臣章奏，思构多时尚有错误；甚如部院各衙门□对多人，间有讹落，俱蒙睿恩宽宥，批示饬行，或邀免议。乃士子风檐寸晷，以万余言之文章，而苛责于字样点画之间。查新例处分较旧加严，以致外帘各官苛求字样，宁将试卷多贴，不敢誊送内帘；而内帘各官交相刻核，考阅试卷，虽有才学，但一字一句偶有错误，不敢取中。将来沿习日久，科场所取试卷，恐空虚者多而淹博者少。臣思朝廷取士首重策论，原图得博古通今、学问渊深者，以备外而民社封疆、内而言责官守之用。盖取士为用人根本，实为国计民生攸关，宁止在区区字句间求之乎？忝照世祖章皇帝留意人才，于顺治十五年奉有特旨，议定科场条例。及康熙三年，礼部又为添议。在当日添议条例之时，无非严而又严，期于杜弊之意。但科场事情轻重不等，立法期于持平，遵行斯为可久，伏乞皇上敕部将前后科场则例斟酌确议，倘有应改正者即遵奏请更改之，上谕改正施行，庶则例不致繁多，而作（？）人之大典世世永光矣。

附录二

题神六秘说

吴 沛

竖

竖者，断一是之说也。圣贤立言之意，有若在此又若在彼者，混帐说去，便无把柄。我却就中孤拈出一义，极冠冕极卓越，任横说竖说，不能灭倒此一说。如居高唱义，莫不耸诺。阅者虽坐陋中，亦能一见称雄。

翻

翻者，洗众案之说也。圣贤立言之意，有可在此不妨亦在彼者，依样说去，便觉嘈吵。我却就中另辟出一意，极新色极异味，任前说后说，不能雷同此一说。如堂宇重开，莫不希讶。阅者虽出庸中，亦能一见称异。

寻

寻者，求前言之说也。圣贤立言之意，有若在此实不在此者，执板说去，便失本领。我却细思此段话说，因从何起，必有原始。独将此意，一眼认定，再不迷乱；至题之形势，不必一一布设。如觅龙得祖，峰嶂皆归我用。阅者虽坐愤中，亦能一见称悟。

抉

抉者，逗言下之说也。圣贤立言之意，有若在此实不曾露出于此者，肤皮说去，便隔关窍。我却思参此段说话，着从何归，必有结局。独将此意，一口喝破，再不糊涂；至题之声容，不必一一摹拟。如入暗室得灯，耳目皆有光明。阅者虽坐暗中，亦能一见称爽。

描

描者，善写题趣而婉折以出之之说也。圣贤立言之意，有随出一语

须待后人发抒者，直头说去，便没意味。我却尽态极变，工百术以穷之，俾题中委曲深情，跃跃活现。如写容得神，天性毕肖。阅者虽坐网中，亦能一见称快。

疏

疏者，善划题蕴而排宕以出之之说也。圣贤立言之意，有浑说一语须待后人辨晰者，囫囵说去，便没条理。我却分涂别目，设数项以解之，俾题中夹杂众说，井井详列。如解棼得绪，毫末毕清。阅者虽坐冗中，亦能一见称捷。

作法六秘说

吴 沛

逆

逆者，顺之反也。凡人作文，平平取势，便无奇观异采，令人悚怖。无他，顺而已。山以逆者贵，文以逆者奇。其法不一，可以总用一逆，可以先逆后顺，可以忽顺忽逆。理有轻重，以重举上；意有缓急，以急呼前。总之，步步求险，节节求艰，欲击先伏，欲起先蛰。前辈作者，有不循本题位武，纯以倒法、单法、侧法成一家者，是也。置之俦中，突兀陡峭，迥非尝径，阅者自将色慄。

离

离者，合之反也。凡人作文，叨叨说着，便无远神旷致，令人玄穆。无他，合而已。人能离则仙，文能离则逸。其法不一，可以通篇全离，可以先离后合，先合后离，可以离、合互用；或离题形，自作一形，或离题意，自作一意。总之，对照而明，反观而白，将近故远，将执故放。前辈作者，有不泥本题口吻，独以自意说此，行文但说彼者，是也。置之俦中，渺窈浩忽，绝无近调，阅者自将神远。

原

原者，原其故而断之也。凡人作文，铺张题面，便如添字讲章，不见裁割。无他，一于演而已。不知文有体势，贵博又贵要。博者，见吾之才；要者，见吾之识。其法不一，大抵扼一主意，可以先立后断，可以随立随断。篇中用段，则气能截；股中用断，则响能坚。前辈作者，

以我辨题，不从题辨，以我制题，不为题制，是也。置之俦中，人惑我了，如片言决狱，阅者自将心折。

松

松者，松其势而遇之也。凡人作文，拍定题气，便如煞读死书，不见灵动。无他，一于紧而已。不知文有风韵，贵束又贵活。束者，成吾之体；活者，成吾之趣。其法不一，大抵放开思绪，可以徐徐渐入，可以落落远取。不外正解，却不沾正解；不违本意，却不犯本意。前辈作者，客言多于正言，澹言多于切言，是也。置之俦中，人忙我闲，如拈花微笑，阅者自将意冷。

高

高者，过乎人之谓也。凡人作文，千家一律，便如矮人观场，不能出一头地。无他，一于平而已。文家有品第，一人言之，百人逊之，则高乎百人矣；一人言之，千万人逊之，则高乎千万人矣。其法不一，可以我识见高，可以我格见高。大抵如立千仞之上，视人所能言者，皆贱，视人所能知者，皆鄙。选而后出，不惊不休。前辈作者，有创一艺，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也。置之俦中，为大文为绝调，阅者自将胆破。

入

入者，深乎人之谓也。凡人作文，好走轻熟，便是家常茶饭，不能久供咀嚼。无他，一于浮而已。文家有三昧，人及其肤毛，我及其骨，则及骨者，深矣；人及其骨，我及其髓，则及髓者，又深矣。其法不一，可以一入一出，可以层入后出。大抵如游深道之洞，进一级又有一级，转一曲又有一曲。穷而后工，不尽不止。前辈作者，有造一二语，令人作数日思，且以为可补经传者，是也。置之俦中，为奥书为秘笈，阅者自将思永。

吴敬梓先人诗辑

吴 沛

忆 节

一

记得他年端午，家家门悬艾虎，
麦熟丛里笙歌，苗香中间箫鼓。

二

苍鹅肥只计隻，白酒贱不论斤，
岁岁会逢令节，人人几遇年登。

阅卧游楼史

卧游楼史何为者，亦在当年著述中。
何似早留方寸地，不留著述也春风。

赠某上人为亲刺血写经

木有根兮水有源，在三重谊莫名言。
古今多少辜斯道，谁为头陀解报恩。

赠管邑侯

福星璀璨引天关，琴曲文声始计纶。
夜深村犬吠明月，溪上儿童捕蟹还。

读古历禅室不知清明之至

近来课业觉辛勤，底事春消客邸情。

忽见老僧赠垂柳，方知今日是清明。

病中拟往湖上 7 果

西湖原不在天上，老病思游不得游。
羨煞孤山林处士，千年犹得葬湖头。

临去留题

（辛未闰十有一月念六日，以手书授而逝）
一堆黄土盖文章，五十年来志未偿。
忠孝纲常千古事，后人努力肯相将。

赋得何处难忘酒

一

何处难忘酒，随时强卜居。短垣灯火出，幽巷风雨俱；寂寞邻无问，萧条盗转祛。此时无一盏，何以对清虚。

二

何处难忘酒，凄凄客卧情。故园心事集，孤榻旅魂惊；叶落秋声减，钟摇夜漏平。此时无一盏，何以对馀更。

三

何处难忘酒，扁舟路自遥。沙平明远雪，浪涌接通潮；渔市红灯出，酤帘绿树招。此时无一盏，何以谢征橈。

四

何处难忘酒，空斋薄暮侵。论文才解席，问字正归林；暝色青灯转，天风画角阴。此时无一盏，何以壮孤岑。

五

何处难忘酒，秋风此浪游。蛾眉从（？）弃置，鸡肋任淹留；尺壁宁深秘，明珠肯暗投。此时无一盏，何以托闲愁。

六

何处难忘酒，平民有盍簪。蓬蒿常掩映，风雨自招寻；家或微言解，高怀妙咏深。此时无一盏，何以结苔岑。

泉水山房寄子

雨余山寺正凄然，佳客过临遂我缘。
幸有宿醒供酌久，何多薄鹵到尊前。
心期儿子成模样，梦入家庭亦幻颠。
欲写离惊因不便，纸长话短自相牵。

西墅草堂初夏

结茆在西墅，差远尘市喧。漠漠天宇接，遥青纳短垣。榆柳当窗摇，清阴罩几痕。镇日少过客，不知接送烦。家贫饶藜藿，一饱腹自扞。高低五男儿，暇即与讨论。千古在目前，绝学垂宪言。浮荣何足慕，潜心味义根。我爱夏初长，寸阴当思存。

观获

一

秋事告方及，万宝已观成。高下尽垂颖，但祝秋常晴。妇子腰镰集，老稚曳车行。相顾乐相笑，饱饭不欲争。有叟颇好饮，分涎在香杭。力田苦终岁，饴饮腹易盈。

二

向午睡初足，驾言陟前冈。刈歌互相答，因风与之长。枣实何纂纂，杂间梨与棠。田叟俱壶榼，相饮已夕阳。不觉城市远，仰见归鸟翔。

三

簞车亦已满，还入此室庐。牛羊下日夕，烟火生柴墟。邻叟无兼累，樗奕何轩渠。将以娱村夜，浊醪与之俱。人生百年几，忧患胡为紆。

四

秋凉入林薄，四壁蛩声传。稚子还读书（时对儿侍庄居），青灯西牖偏。六经乃菑畲，寸阴良足专。先世鲜中产，胼胝资遗编。官膳彼良农，逢年在力田。

戒族人伤我莹松

我考求善壤，为安祖与妣。地非容万马，不忍族柩弃。累累穴左右，考不膜外视。考手种老松，留仅十之二。犹望势葱郁，佳城托以闕。何忍闻族子，伙与葬窃施。薪爨能几何，孝义实已坠。我闻甘棠爱，弗剪再三喟。又闻桑与梓，敬止无容昧。况复藏先骨，藉松为衣被。将禁樵苏侮，不信支孙厉。伤哉余食贫，馆远百里地。时时念扫松，一夜惊榻寐。遣归绕墓哭，松折垂脂泪。手摩族子肤，剥肤汝能贯。肤破可再合，松死复谁庇。嗟哉予族子，宁剥我肤逞汝意，弗伤莹松荒祖隧。

大雪歌

大雪歌，皓皓晶晶如银河。天姬剪练人不识，鹞鹞裘上令偏多。晚来况对老禅宿，彼既苦空我寂灭。彼言电泡尽灰冷，侬发意气益心热。谁无孙家映读力，谁无梁园作赋才。三冬学足燠天下，侍立不去无有哉。嗟呼！且自彊卧莫干人，霜雪之后多阳春。一朝兴得邹生律，吸嘘能令温谷频。

历阳行

历阳行，牢骚磊落多风铎。怀中刺字欲明灭，曠曠皆然青几睛。噫嘻！古来常不偶，东西南北栖栖走。会稽太守何卖薪，文园渴士何酤酒。莫笑淮阴老妇愠，绿波垂钓哀王孙。薛文任侠仍弹铗，至今却忆是

平原。嗟乎！士患不为玄晏耳，莫愁宇内无皇甫。尝何岂望士，能令鸢肩遇真主。丈夫遇合应有时，休将明月暗投之。即今前路逢自己，汉际扶遥莫可期。

吴国鼎

桐 井

谁为辟巨溷，欧冶鼓长鐔。夜静鱼龙吼，天空风雨吟。无人能识树，有志漫云金。盘石坐来久，高山流水心。

釜 山

一湾清水抱回流，万室飞烟绕戍楼。
无事闲来高处望，南山树色满城头。

黑石乳

涧底青松只自妍，时呼白石听流泉。
游人若个来相问，笑指桃花此树间。

宝林兰若寄读有年志感

古刹何年傍水开，磷磷石骨溅幽苔。时闻梵呗穿林出，夜听钟声隔岸来。居士日函尘满架，僧寮香烬敞空台。独怜新月河桥畔，跋履闲吟缓步回。

吴国缙

独 山

临空出地回，致雨接云低。
莫道孤峰小，千山一望齐。

佛子光

曲径循高级，安能遽息踵。人依鸟道转，山得木桥连。洁洞深瓢饮，幽林枕石眠。我将登最上，一笑白云颠。

龙山

林深无熟径，树老不知年。瀑洒千峰雪，岩开一线天。转梯板殿月，破竹引山泉。尽日登临处，都来翠秀拳。

吴国对

三兄玉林携五弟玉弼东城楼看迎春

一

今年春色早，也学看春来。
此是明农政，鞭春便九垓。

二

勾芒自号神，古帝少皞子。
曾为司木官，青阳农事始。

三

寒气至丑毕，长官拜土牛。
擂鼓环三击，春风自此求。

四

先王特重农，具礼迎新教。
不问劝农劳，只羨打春闹。

钓鱼台

何年有此钓鱼台，何客偏能理钓来。
渭水严滩千古话，不如此地少人猜。

春正雪后洪邑侯招同傅韶加集署斋二首

一

草亭雪压万条冰，一片光明是玉灯。
不及使君心照远，逃亡屋遍几千里。

二

官厨如洗食无鱼，椽烛高烧话夜初。
风雪几村闻盗发，论文还及救荒书。

入石狮塘

季季当年二月深，先舆命日到萧林。酒香着雨新斋梦，花事吹风故国心。午夜灯红临子课，一春社白杜人音。那堪初侍翻长痛，天外何如泪欲寻。

同弟国龙谒石狮塘先人墓

年年兄弟拜田来，踏得秋鞋染古茛。一陌与心飞隐壑，百杯和泪下荒台。音容犹尔徒寻梦，汗血奚其实梦裁。努力向前图所报，天封石仲拥松莱。

丙子避乱后归寓白鹤道院

荒城几尺枕襄河，半有琳宫长薜萝。县鼓不闻知讼少，市醪偏出怪酷多。风尘过眼停传檄，书卷经心罢荷戈。浮世有年生处乐，从今愿听太平歌。

陪按君何云子登尊经阁议修工费退而即事

才陟危梯感慨生，多君指顾重经营。千秋绿字（？）东山仰，万里青天北斗横。肯使檐牙看剥蚀，力将离巽见峥嵘。绣衣饶有冰霜力，肃起羹墙亘古情。

过郟城吊康尉济民

曩尔郟城县，旧是郟子国。何代频荒残，萧然无起色。为忆康县尉，曾官明正德。时值刘六七，猖獗号蓟贼。一日攻城下，城小且破缺。守将弃城逃，尉独愤忠臆。抱鼓厉众心，大声激群匹。植木为垣堵，发门为雉壁。精锐率百人，劫贼伏城侧。贼营大扰乱，斩获不胜诘。杀贼贼转怒，卷土焚掠炽。轰天发一炮，乃毙其渠白。诸贼相骇顾，捧金求君释。大骂不受金，跃马直追北。贼遂截纒去，我师无一折。贼平功不录，位卑自无力。诸生鸣奇冤，空劳上书笔。我来古城下，凭吊增于邑。故老说前事，精魂鬼雄泣。长吟一搔首，悲风动荆棘。我为太史官，特书励臣职。不为香火情，招魂滋惨恻。

附一：光绪《濠州志》辑录吴国对诗二题四首

辛卯借慧幽栖寺

一

借得山居学闭门，鸟啼花发亦为恩。三年看剑知谁敌，七日成丹许自论。烧烛春岩探雪字，烹茶晨壑取云根。此中寄托非同隐，快我他时礼佛言。

二

到山三月已过春，石壁薇花自辟尘。家事渐疏犹作梦，病身偏懒强迎人。烹泉直洗油盐胃，闭户初安鹤鹿神。黄卷千峰今日课，几回恣赏兴谁贫。

三

生性贪山不择田，爱我茅屋两三间。评茶只许鸟来寂，扫径惟余花落间。何处昂藏容白眼，此时精进驻丹颜。广长会与竿头事，玉带酬恩可信还。

探醉翁亭梅

为问亭梅报数花，昨宵风雪逗春赊。山空影动生冰屋，昼静香来拥绛车。铁石心肠存研玉，羹盐经济计堤沙。一枝照酒催诗发，无限春风入客家。

附二：雷辟疆辑《同人集》收吴国对诗两题五首

壬寅秋过访辟疆年兄于水绘庵呈赠

一

三年成一约，今日到君家。把酒便须醉，听唱何忍哗。秋灯惊度雁，曝雨恼啼鸦。顿使连宵失，由来尔汝赊。

二

开尊多令弟，折简又佳儿。敢曰嘉宾乐，相要古处期。父书争与读，祖德屡能追。爱此一堂饮，劳余小谢思（谓青若也）。

三

君怀常兀兀，何处可移情。测水忘终日，观云了此生。万书藏岳起，一笑鲜蛮争。门户已能托，无劳避世名。

四

二十年前事，与君同苦辛（余与辟疆同列壬午乙榜）。艰忘尚落魄，无恙作高人。玉树成诸子，卿云供老亲。自惭多病客，碌碌听风尘。

朴巢居士先世有洗钵池，足用放生，后乃有变。
尚白（施闰章）、汧士（邹祗谟）两君子为长歌
记其事，更属余作。日以病通疏笔砚，勉拈短
偈，果能博众怒为喜乎

四十年前，人鱼俱乐；四十年后，鱼苦人觉。巢民悲忍，泪如水
落。悲忍奈何，何如转却。鱼转江湖，水转川壑。无些子事，是名解
脱。

吴国龙

过云庵庵

山行渐尔深，应接殊不暇。
庵小不见云，想云在足下。

甲午秋旱山居口占

一

田田荞麦放花香，冷日晴摇雪样光。
多少饥民穿眼望，愿天且莫打青霜。

二

场少余粮鸡亦减，田无好谷蟹难肥。
往年看月醉村酒，今夜惟赢看月辉。

三

沽来浊酒瓦盆盛，煮芥无盐气味辛。
破屋颓床向上坐，乡人犹说礼尊宾。

四

农已枯愁皆类鬼，我今憔悴亦成翁。
何须细问秋禾事，只听村村叹息中。

孟冬登南山

每高陶令趣，嘉兴注南山。意岂在于酒，游当酬此间。林疏容远眺，阜小且频攀。我友同遐寄，携壶共往还。

冬日过南观音庵

近郭庵堪到，予何竟未曾。风来多落叶，月上少归僧。看燕庵闲倚，听松阁一登。偶然诗思发，相对有清灯。

三塔寺

偶过萧关息，悠然爽到秋。鸟为松子下，我以树香留。冗底观松简，嚣余觉寺幽。更欣新雨足，恰称小溪留。

石虎塘

日苦霏城坐，飘然到远村。树能迎我入，山欲助人言。获麦分银色，看云辨墨痕。晚来梔子放，香气袭荆门。

元日入山拜先墓大雪

年年此日拜兹台，此日花飞六出胎。松顶一枝疑宿鹤，山腰万树认梅开。纸钱灰起飞春蝶，茶碗冰生铸玉杯。记得歌章儿诵久，相逢此地更增哀。

庄居

一

自计随时得徜徉，赢来水趣与山香。隔林黄鸟帘中曲，照水红花镜

里妆。觅树移床皆馆阁，抛书就枕过羲皇。少年日老农樵伴，合是先生住草堂。

二

幽居萧索貌弥癯，夏日初长树下趺。霉地苦烟皆故境，芹羹麦粥是新厨。黄昏先卧辞蚊蚤，清夜频搔听蝠鼯。兼耐农夫频贷食，饥肠如火向人呼。

坐宝林寺贖饥永日待募米不至

富者犹如此，贫家何望焉。滴枯饥眼泪，垂尽馁肠涎。简簿颜诚恶，逢人意更煎。夕阳归去步，鸟语独穿烟。

苍塘行

苍塘不聚水，惟生寸馀草。草不足牧牛，牧子对之懊。我也曾为官，官好如其宝。故旧失欢望，妻子滋滴恼。下驴解牧子，所遭不足道。实不如其名，此中有大造。且卧绿莎中，墨然守吾抱。

挑菜行

春云四合风声凉，野草开花花紫黄。大麦小麦只余寸，秀色迎人那可尝。细柳堤边见村妇，卷发薰颜褴褛裳；肩负小儿手拾芥，芥少茶多不盈筐。儿睡候醒呱呱泣，辍筐出乳饱儿肠；儿饥娘哺儿啼止，娘饥泣下谁哺娘。虽然我饥犹自可，老姑倚门正望我。

观音粉

（此多年烂石也。饥民取而食之，辄肠坠殆毙。庚辰年事）

树皮刮尽草根毕，又向山坡凿烂石。大地黄金取不彻，饥民笑口收不得。等闲作饼出锅软，饱得饥肠他不管。谁知下肠肠尽坠，饥肠虽饱眼垂泪。莫谓饥民饱欲死，一枚合入使君齿